



花火工作室



我恨，
相见恨晚！



这尘世最遗憾的爱——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抱憾终生的错过 轻不可闻的叹息

我生君已老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我生君已老



来时路 去荒芜
伶人歌
翠莲香晚
茜纱窗

嫁衣

花雕

一缕香魂付玉

鬼丈夫

奈何天

桐花城妖事

纵有笙歌亦断肠

一世情

离人遇

碧落飞花冷宜香



魅丽文化



花火工作室
荣誉监制



上架建议：畅销言情

ISBN 978-7-5313-4164-2



9 787531 341642 >

定价：18.00元



花火工作室 ●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

© 花火工作室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生君已老 / 花火工作室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13-4164-2

I. ①我… II. ①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0727 号

我生君已老

责任编辑 王 平 尹明明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米 亚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夏七夕 易文娟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24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393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313-4164-2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目录
CONTENTS

来时路，去荒芜	◎文/语笑嫣然	001
伶人歌	◎文/萧天若	019
翠莲香晚	◎文/冷亦蓝	037
茜纱窗	◎文/橘文泠	055
嫁衣	◎文/双瞳剪水	083
花雕	◎文/阑小珊	099
一缕香魂付玉笋	◎文/尤妮妮	117



目 录 CONTENTS

鬼丈夫	◎文/轻微	135
奈何天	◎文/萧天若	155
桐花城妖事	◎文/柏颜	173
纵有笙歌亦断肠	◎文/语笑嫣然	195
一世情	◎文/凌霜降	211
离人遇	◎文/花如令	229
碧落飞花冷宜香	◎文/鱼幼薇	249



来时路，去荒芜

◎文/语笑嫣然

夜来

此时，潇潇的夜雨惊醒了夜来。她披了单薄的外衣站在窗前，没有掌灯，听屋檐的水滴溅在冷硬的青石板上，就如女子低低的泣诉。她想，两年前的那天，也是这样瓢泼的骤雨吧，将毫无准备的她淋得透湿。她弓着身子尽量避免雨水滴进包袱。那城门外一望无际的原野中，只有她，狼狈地站在一棵古榕树下。

那是她和即墨约定私奔的日子。

她却沒有等到他。

冷雨冷风像尖刀一样刺着她，剝尽她的血肉和骨髓，从清晨到日暮，即墨却始终没有出现。她感到自己如同受了欺骗和抛弃，跌跌撞撞地回到城里。经过隋府的大门外，她突然看见那个清瘦的男子悠悠地从台阶上走下来。

她心中一凛，张了张嘴，做出轻微的口型，呢喃一声：即墨。

男子却只是默然地看了看她。她能够感觉那眼神里始终不变的眷恋和关切，可是，也仿佛有更深层的东西隐藏着，像一只恶魔试图将可以流露的情感完全掏空。这样的即墨，很陌生，让她害怕。这时，她听到旁边聚集的人群纷纷议论，说隋老爷勾结外敌，密谋造反，已被送入了刑部的大牢。

她猛吸一口气，所有的愤怒顿时消散，只剩下狠狠的痛惜。她再望过去时，即墨已经走远，那背影淡得好像风一吹便会消散。

她潸然泪落。

她知道，她和即墨再没有机会了。当明日的晨光乍醒，她便要听从父母的安排，披上嫁衣，成为京中首富萧家的儿媳。她的丈夫是萧

湛卢，翩翩公子，青年才俊；她会成为无数女子艳羡的对象，可谁知她真正惦念的，并不是那样的荣华富贵。

遗憾仿佛是一颗深深埋藏的种子，春生，夏盛，秋冬季节越是萧瑟，心里的惆怅就越是遮天蔽日。七百个晨昏，鲜活如新。

后来她也曾听说，隋老爷死后不久，冤案得到洗清，朝廷重新为隋家正名；她也曾偶然地与即墨相见在熙来攘往的大街。可是，一切都成了无法回头的定局。她原本就是谨慎顺从的女子，那次私奔，已是她有生以来最大胆的决定，仿佛是那一次就耗光了她全部的勇气。所以，她再不会有那样排山倒海的情绪，她只是默默地，默默地将叛逆过的不安分的自己镇压着，无论何时、何地，遇见即墨，她都以温柔端庄的姿势相对应。

好像彼此只是萍水之交。

而即墨也变了。

他变得消沉、阴郁，如同总是生活在暗影下，谁也无法亲近他。他常常在祠堂里父亲的灵位前孤坐着，回想往昔种种，愁眉深锁，几乎没有了笑容。

就在前几日，夜来又遇见了即墨。

在喧哗的茶楼外，他迎面而来。她难以自控的眼神总是暗暗地盯紧了他，期待着，哪怕是一个点头微笑的表情、一句寡淡的问候，也能当做千言万语来回味。可是，他脚步虚浮，神色恍惚，竟是没有看见她，像一缕干枯的游魂般走过。

唉——

是所谓，情何以堪。

夜来的叹息更重了。这清冷的雨夜，黑暗无边无际，寒衾孤枕，

任由回忆侵蚀。屋子里也没有别的人。是她自己选择要住到偏僻的西厢，和她的丈夫保持冷淡疏远。她是萧家的少夫人，可这称呼总是让她觉得别扭。

翌日晨起。

夜来在花园的水榭里坐着，拨弄着湿漉漉的秋海棠。两名丫鬟从近处的回廊经过，她听见她们说，隋家散了呢。

夜来一惊，从凳子上霍地站起来。

再听，丫鬟们说，隋家连最后的一点血脉也没留住。

隋家的少爷，昨夜猝死。

夜来的世界，瞬间坍塌。

从前，尽管相见似不见，有情还无情，尽管思念和遗憾都是煎熬，但起码，那个人，还在自己能够感知的某个地方，活生生地存在着。

就仿佛是迷途中一盏永远无法靠近的橘黄色油灯。

渺茫，微弱，却也算希望。

算一种慰藉。

可是，那个人死了，形体与灵魂一起化为灰烬，彻底地消失，就仿佛带走了她的意念、信仰，她感到慌乱、无措。

似是绝望。

她声嘶力竭地哭了起来，紧紧地抵着房门，将外界一切的声音都隔离，然后，缓缓地蹲下去，抱膝呆坐。两年前在榕树下的枯等，也没有换来如此的崩溃与瘫软。两年时间所积聚的，那些曾隐忍着吞咽的伤痛与委屈，在这一瞬间，骤然爆发。

即墨。

即墨。

她满脑子都是这个绝望的字眼，不断地做出口型，却没有声音。直到天黑，她也没有走出房间，就那么坐着，看着光线彻底泯灭。也不知到了什么时辰，院子里静悄悄的，偶尔刮起一阵风，将萧瑟的秋意卷起又抛下。

她忽然听到一个低沉诡异的声音：“是你在呼唤我吗？”

她感到浑身发凉，抬起头，在微弱的暗光里，她看到自己的面前站着一名穿黑色长袍戴面具的人。那面具苍白阴森，犹如鬼魅。

她吓得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喘着粗气含糊地道：“你是谁？”

“梦魇。”

关于梦魇的传说，在民间，早已不是秘密。传说，当一个人遭遇极大的不幸，情感跌至深谷，其意念强烈到产生了令人歇斯底里的绝望时，他的身边，就会出现梦魇。仿佛是一股强大的牵引力，将这半人半魔，又或者是半神半仙的东西，拽到自己面前。

有人相信。

有人怀疑。

夜来原本属于后者。可是，此时，摆在面前的事实让她不得不相信，她的悲伤绝望，的确为她召来了这传说中的梦魇。而梦魇就仿佛是一个用奇装异服来掩饰自己本来面目的普通男子。他有着瘦削的肩，浑身散发着忧伤消沉的气息。

夜来逐渐镇定下来，站起身，问：“你是否与传说中一样，可与我签订契约，达成我的任何心愿？”

“是的。”梦魇点头。

传说只要看见梦魇的人，愿意拿自己所拥有的某件内在或外在的无形之物与其做交换，就可以实现无论合理还是荒唐的愿望。就像他们说当今的帝王能登大宝，正是和梦魇进行了交易，而他所支付的报酬，便是他曾经悲天悯人的温柔。

以纯善的美好品格，换取至高的皇位。帝王因而变得多疑、暴躁、野心勃勃。这是让老百姓都惋惜的一件事情。

而夜来呢？

她要以什么做交换呢？她想，她有那么多可失去的，用来换一件不可失去的，怎么也值得。她说：“财富、地位、名誉、快乐、健康，等等，你想要带走任何一件都可以，我只要随即墨死而复生。”

梦魇似是为这女子的痴情震慑了，僵硬地站着。面具遮盖了他的表情。良久，他道：“不可以。我不会和你做这场交易。”

“为什么？”

夜来感到仅有一丝希望破灭了，刚刚止住的泪，又滚滚地滑落下来。可是梦魇不给她解释，只是冷漠地转过身，挥动长袍，倏地消失在黑暗的角落。

万籁俱寂。

只剩下……心碎的声音。

湛卢

萧湛卢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他原本是心中挂念夜来，便想要来看她，谁知在房门外却听见她不知道和谁的对话——“财富、地位、名誉、快乐、健康，等等，你想要带走任何一件都可以，我只要

随即墨死而复生”。

顿时，萧湛卢恍然痛悟。

已经两年了。他虽也是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素未谋面的妻子，但是，在挑开喜帕的那一刻，他深深地爱上了她。

犹如一见钟情。

从前，他只知道她尚未习惯生活的变化，又或许还有一些古怪孤僻的性格因素，所以，他纵然也无奈、懊恼，却不会动怒，一切都由着她，将她当做神明，甚至远观不近看，也心甘情愿。他跟自己说总有一天会感动她，使她愿意接受自己这个丈夫，两年来他为此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也有过沮丧灰心，但总归不至于悲愤绝望。

直到此刻。

他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在这场婚姻里，还有第三者的存在。甚至，是一个已经死去，他再也无法与其较量的第三者。

他拂袖而去。

钻入潮湿的酒窖，他抱着一坛陈年的女儿红，瘫坐着，汨汨地喝了起来。

喝得酩酊大醉。

后来，就在那个寂静的深夜里，从暗处传来了低沉诡异的声音：“是你在呼唤我吗？”他诡异地笑了。他踉跄着站起来，哭哭笑笑的，嗫嚅着说：“是的，梦魇，我一直都相信那个传说，呵呵，你真的来了。”

跟夜来不同，萧湛卢是梦魇传说的信徒。他尽量故意使自己的情绪变激烈，激烈地焦灼、狂躁以及绝望——

他想要唤来梦魇。

最后他真的做到了。

他对梦魇说：“我想要用我一半的财富，来换取我渴求的爱情。”梦魇没有立刻回答，好像在思考。他有点儿急，将心一横，道，“全部，我用全部的财富做这场交易。”梦魇摇了摇头，道：“主宰者的意思，是你必须用你的健康来交换。”

“主宰者？”萧湛卢有些战栗，看着只有黑色轮廓的梦魇。

“是的。”梦魇道，“不曾真正订立过契约的人，都以为，交换的条件是可以商讨的。但其实，冥冥中已经为你安排了应有的归宿。作为梦魇，我会接收到主宰者以特定方式传达的信号。我只能执行。主宰者需要你身上带走什么，你若不同意，这交易便告吹。”

梦魇说罢，万籁俱寂。

萧湛卢愕然地站着，站得两腿发软，他问：“失去健康，是否意味着死亡？”

梦魇道：“不会，你的寿命，应该是多少，一天也不会少。你只会变得病态萎靡，像俗语说的，活在药罐子里。至于这程度的轻重，我亦无法预知，便全看你的造化了。”刚说完，几个松松垮垮的酒坛塌落了，碎裂的瓦片和醇香的美酒散了满地。

最后，萧湛卢还是对梦魇说了那句话：“好，我答应你。”他们的契约便正式签订。像这样以健康换取爱情，感觉是一种奋不顾身的伟大。

而那一夜的西厢，立刻便换了模样。

再没有阴霾笼罩着，无论黑暗多深邃，也仿佛铺满旖旎晴光。

夜来再不是从前的夜来了。当她看见萧湛卢踏月色而来，立刻欢欣雀跃地迎向他。在几个时辰以前的崩溃绝望荡然无存。那

种殷勤，让萧湛卢恍如活在梦里，有点儿受宠若惊。他试探着问她：“你不为隋即墨的死而伤心了？”

夜来一听，眨了眨眼，道：“隋即墨？哦，是了，晨起听说他患病猝死了，确是可惜得很。”那清淡的神态，仿佛论及的只是一个普通的邻居，甚至萍水相逢的过路人。这让萧湛卢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相信梦魇已经兑现了承诺，他是真的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他有点儿贪婪，还有点儿懊悔，心想，早知道可以这样轻易，就不必白白地浪费两年光阴。想过之后他便轻佻地笑起来。

芙蓉帐内，良宵苦短，风月无边。

此后，萧湛卢从幕后跃居台前，在夜来的世界里，突然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如同新婚燕尔，恩爱非常。

晴时，他们或游览湖光山色，或流连繁华市集。

雨时，即便隔窗听雨，或相偕静坐，他们都觉得内心富足，无限地愉悦安定。

这样惬意的生活，萧湛卢过得神采飞扬，而夜来亦是犹如自茫茫沙漠冷不防撞进生机盎然的绿洲，她无端生出恍如隔世的感觉，此前的种种，她似乎记得，却又十分模糊。她问萧湛卢：“何以感觉似是久病初愈？眼前的一切会不会是虚幻而非真实？”

这时候，萧湛卢就会感到些许惭愧，因为这毕竟是交易的结果，就好像她的整个人，由内而外，都是他强行购买的。他只能尽量地用他所能付出的一切，来填补这份愧疚。他说道：“从今往后，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伤害到你我之间的感情。”他说话的时候眼神笃定而温柔。说完，他却转过头，轻微地咳嗽了几声。

他没有想到支付报酬的日子来得这样快。

那几声咳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从轻微变成严重，再到半年后，已是剧烈恶化了。他看了许多大夫，吃了各种名贵的药，病情始终反反复复，不曾有彻底的好转。只不过，有夜来陪伴在身边，煎药、端药、喂药，药再是苦口难喝，他竟也觉得甜如蜜糖。他依然坚信自己的生命还有数十年漫长的光景，可以和夜来厮守直到老死。

有一日，萧湛卢精神颇好，下了床，独自在后花园里转悠了一阵。经过水榭时，他看到夜来摆了几案，供着香烛生果，双手合十念念有词。他仔细地听，原来是她为了他的病在祈求神灵的庇佑。她说着说着忽而嚤嚤地哭了起来。旁边的小丫鬟赶忙扶住了她，道：“少夫人，您不能总是这样，少爷若是知道了，那得多心疼啊，您这些日子实在憔悴了不少。”

顿时，萧湛卢的心果然疼了。

他以为自己以健康换取爱情，实属痴心伟大，他享受沉醉，沾沾自喜，却忽略了这一切会如何牵连夜来。

他忽略了，在他忍受疾病疼痛的时候，那些关心和深爱他的人，是如何跟着他一起，备受煎熬。

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后来，又过了些时日。

当白雪覆盖了青灰的屋顶，萧湛卢几乎已经无法下床了。前来看病的大夫，统统给出一样的诊断结果，都说，湛卢少爷不会有性命之危，但是，这病奇怪得很，怕是难以治愈了。

那会儿，萧湛卢不得不正视，出卖健康，原来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度过。纵然他还有三十四五十年的时间可以活，但余生漫漫，就这样躺着，生存的意义又在何处？他感到悔恨、茫然、狂躁、灰心，各种各样的情绪充斥在他动弹不得的身体里。他的眼角溢出泪水来。

霎时间，他便想到，再次用凄楚绝望的情绪来召唤梦魇——这是第二次，他依然做到了。可是，梦魇告诉他，每个人，一生只有一次订立契约的机会。

梦魇麻木地摇头，毫无恻隐，迅速地消失，就好像他并没有出现过一样。

夜来看着萧湛卢的面颊从饱满到枯瘦，最后就好像只在骨架上蒙了一层皮；正值鼎盛年华的容颜，变得苍白衰老；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已是茫然空洞。她感到难受，常常痛哭流涕，偶尔会在某个电光火石的瞬间感觉自己似乎经历过类似的厄运，虽然已经毫无印象，但那种令人歇斯底里的悲伤情绪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她。

她似是有意，又似是无意，在心底记起了那个诡异的名字。

梦魇。

很巧的是，梦魇也听见了她的呼唤。他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并没有如上回那样惊恐，而是愕然、狐疑，因为有了萧湛卢的交易之后，她便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印象不深刻了，她基本上忘记了她上一次跟梦魇见面的情形，她只是目瞪口呆地盯着从黑暗里逐渐现出轮廓的神秘影像，痴痴地道：“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但梦魇没有接过这类好似叙旧的话题，而是直截了当地开了口：“你想要与我签订契约？”

“是的。”她道，“我的丈夫患了离奇的怪病，我想要他恢复健康。”

梦魇稍稍停顿，然后点头：“可以。”

“那，我需要用什么来交换？”她茫然地问。

“不必。”梦魇的声音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两个字铿